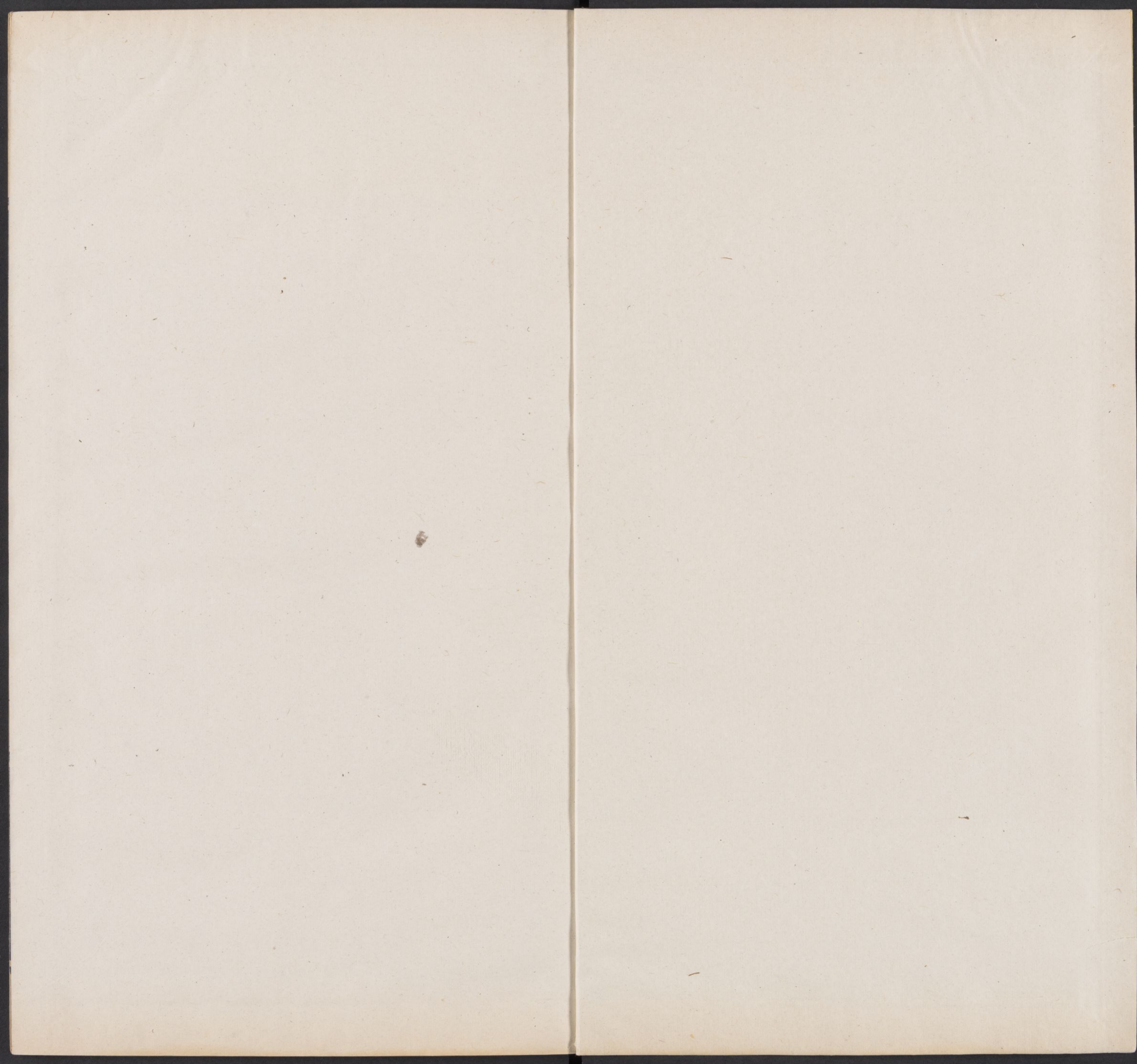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11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必亦反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匹亦反

天生

烝民其命匪謚

市林反或叶市隆反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叶諸深反或如字

賦也蕩蕩廣大貌辟君也疾威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

也烝衆謚信也○言此蕩蕩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

此暴虐之上帝其命乃多邪僻者何哉蓋天生衆民其

命有不可信者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

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罔克終如疾威而

多僻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慶源輔氏曰蕩蕩與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之蕩蕩同言其廣大而無有限量也。蕩蕩上帝本自下民之君而今也疾威而多僻何哉。此怨天之詞也。以下四句則復解之。所以云然者蓋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善自終率多敗以取禍耳。以此言之則非上帝之疾威。天命之多僻也。皆人自取耳。○華谷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爲而天實命之是天爲此疾威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令厲王爲惡乎。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劉康公曰建安熊氏曰劉采邑名康諡也。康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此之謂

也。建安熊氏曰天地之中猶言天地之性也。以此理無過不及而言故謂之中。人之生必稟受此理而俱生。

此乃所賦之命也。能順其則順天地之命者也。所以得福不能循其則逆天之命者也。所以得禍。○臨川王氏曰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

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諶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正

意在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文武成康之性也。而何不善之有。要其終而觀之。則文武成康若彼其仁厚而厲王若彼其暴虐。何也。蓋文王性之者也。武王身之者也。成康因知勉行者也。厲王自暴自棄者也。惟其自暴自棄也。故與之言仁義之言。則拒之而不信。與之行仁義之行。則絕之而不爲。然則非天命之多僻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命而自爲是匪諶也。非天命之多僻。非天命之匪諶。則其蕩蕩者固自若也。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其爲怨天之辭而非天之實有是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掇克。曾是

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慴德。女興是力。

賦也。此設爲文王之言也。咨嗟也。殷商紂也。曹氏曰。自

地在蒙。今日殷商。并舉之也。彊禦暴虐之臣也。壘山謝氏曰。彊。彊梁。

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

培克聚斂之臣也。服事也。悞慢興起也。

力如力行之力。○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

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

華谷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為文王之詞。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

商也。所謂借秦為諭耳。

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位用事。乃天降悞

慢之德而害民。

臨川王氏曰。彊禦。培克。是為悞慢。○慶源輔氏曰。此章以下。託為文王嘆紂之

詞者。蓋厲王暴虐。詩人不敢直刺其惡故耳。且厲王之虐。大略似紂。以謂與亂同事。罔不亡也。自古危亂之君。

率是暴虐。與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也。非

也。悞德。謂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斂之臣也。所以敢為暴斂之事者。只緣慢天故爾。然非其自為

之也。乃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耳。

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

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培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而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

之。而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培克也。即所謂悞德也。而以為天降之者。世之有治有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則汝之興起此人。而力為之也。果孰使之然哉。亦不得而歸於天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

對。寇攘式內。侯作

側慮反。

侯祝。

周救反。

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也。侯

維也。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言汝當用善類。而反任

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

新安胡氏曰。彊禦多懟。流言以對者。

正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意。強禦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

則是為寇盜攘竊而反

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

慶源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已。而恐禍

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揜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

則是為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君好用暴斂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已也。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包白交反。杰火交反。于中國。叶于斂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反。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

蒲回反。無卿

賦也。包杰氣健貌。豐山謝氏曰。以傲狼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包杰之狀。斂怨

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背後側傍陪

貳也。孔氏曰。陪貳謂副貳。王者則三公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

其官如無人也。慶源輔氏曰。此又承上章怨謗而言。厲王資稟既暴虐矣。而又用暴虐之人。盛

其氣力以肆行於中國。方且斂眾怨而自以為德焉。此皆由不明在我固有之德故也。而其所以不明其德。則又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虐聚斂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者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面善反。酒爾以酒不義從式。叶

既迥爾止靡明靡晦。叶呼式號式呼。火故俾晝作夜。羊

反茹

賦也。酒飲酒變色也。式用也。言天不使爾沈湎於酒。而

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厲王之嗜酒與紂無異。

王既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也。而以為非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既愆

爾止。則所謂威儀幡幡威儀必必也。靡明靡晦。則無間於明晦也。式號式呼。則所謂載號載呶也。人當晝日有

所作為。今俾晝作夜。則渾不視事也。○華谷嚴氏曰。非天使之。是汝自為惡也。爾之容止。既自取愆過。又無明

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作夜。荒亂甚矣。○豐城朱氏曰。人君荒湛于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而愆爾止。則威儀之迷亂也。於是而號且呼。則言語之謹譁也。窮日夜以娛樂。棄國事而不恤。所謂俾晝作夜。靡明靡也。晦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蜎如蜎。唐音如沸如羹。叶盧。小大

近喪。叶息浪反。人尚乎由行。叶戶。內。內。皮器。于中國。覃及鬼

方。

賦也。蜎。音條。蟬皆蟬也。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小者大

者。幾於喪亡矣。尚且由此而行。不知變也。新安胡氏曰。所謂安其危。

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曩。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新安胡氏曰。夏

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言自近及矣。厥。見唐高祖紀。其實一國而異其名也。

遠無不怨怒也。慶源輔氏曰。小大。近喪。即言如蜎如蜎。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如蟬之鳴。如羹

之沸。則小者大者。皆幾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由行於惡不已。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內。曩于中國。覃及鬼方。所以極言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叶上。殷不用舊。叶巨。已反。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湯經。大命以傾。

賦也。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豐山謝氏曰。三代而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臣。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

興也。曰。汝惟商老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犁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舊。俊在厥服。平王。言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

用舊。致此禍爾。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

在可以循守乃無聽用之者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

也慶源輔氏曰匪上帝不時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

能用舊爾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

無人豈是無時者正謂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

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唯其并人

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覆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去枝葉

未有害許曷瑕本實先撥蒲未反叶方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叶始制私賦也顛沛貝音仆拔皮八本也揭本根蹶音起之貌撥猶

絕也鑒視也夏后桀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

折傷而其根本之實已先絕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拔

爾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

其君先為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華谷

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殷鑒在夏蓋為

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枝葉蓋將從之也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廬陵歐陽氏

曰監殷殷之監夏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慶源輔氏

曰如大木之揭然蹶起枝葉固未有害也而根本先自

撥絕矣紂與厲王之世政如此也每章必以文王咨商

為言者蓋欲厲王之知所畏知所警也其末又云殷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者則蕩八章章八句天台潘氏曰首章前四句有怨天之

其感發於王者尤切矣辭後四句乃解前四句謂天之降命

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是發首章之意。○廬陵彭氏曰。拔蕩之詩。深刺其君之惡。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不敢不如是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叶集反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抑抑密也。隅廉角也。孔氏曰。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鄭

氏曰。人密審於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

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繩直。則外

有廉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以威儀為主。修身之道。至切至近。莫過於此也。○臨川王氏曰。德譬則

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視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華谷嚴氏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威儀云者。聲音笑貌云乎哉。容貌顏色。曾子所謂道。動容周旋中禮。孟子所謂盛德也。○廬陵彭氏曰。惟德之隅。蓋有諸中。必

形於外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觀曾子所言。正顏色。動容貌。孟子所言。見於面。盎於背。是也。哲知庶

衆。職主戾反也。○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

自警。華谷嚴氏曰。詩皆自警之言。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與中庸大學相表裏。言抑抑威儀。

乃德之隅。則有哲人之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

今之所謂哲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慶源

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歎也。夫衆人之愚。蓋有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足

為怪。臨川王氏曰。庶人之愚。則天性之疾也。孔子曰。民有三疾。哲人而愚。則反疾其

常矣。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下孟反四國順之。于况

反謨定命遠猶辰告。叶古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競強也。覺直大也。討大謨謀也。大謀謂不為一身

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也。定審

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猶圖也。遠謀謂不為一時之計

而為長久之規也。東萊呂氏曰。所謀不止於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也。辰時告戒

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法也。○言天地之性。人為貴

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

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

以為天下法也。壘山謝氏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其在于今。叶音興迷亂于政。叶音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反。下

同于酒。叶音女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市沼反罔敷求先

王克共九勇反明刑。叶胡光反

賦也。今武公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興尚也。鄭氏曰。興猶尊尚也。

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已之詞也。後凡言女。言爾。言小

子者。放此。問抑詩。東萊硬要。做刺厲王。緣以爾汝字碍。朱子曰。如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

評。人反以汝為傾等類。亦是自謂。古人此樣亦多。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

紹。謂所承之緒也。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行之道也。共

執刑法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所承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執也。

人惟耽樂之從。則於此皆不暇顧矣。是豈可不自警也哉。

○肆皇天弗尚。叶平聲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

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叶哺反用戒戎作用。

他歷反邊蠻方

賦也。弗尚。厭棄之也。淪陷。胥相。章表。戒備。戎兵。作起。邊

遠也。○言天所不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

易乎。是以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

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慶源

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為如此。則必為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泉流之不可止歟。是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辦飭備如此。然後庶幾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

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豐城朱氏曰。夙

興夜寐。脩身之事也。洒埽廷內。齊家之事也。身者。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身脩而家齊。是豈不足以為民之章乎。

車馬。所以安身也。固不可以不脩。弓矢戎兵。所以防患也。尤不可以不戒。在我者。既不至於妄動。則在彼者。亦不敢以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詳於內而不遺乎外。謹於大而不忽乎細。地有遠近之不同。而慮之無不周。事有常變之不同。而備之無不飭。此所以為訏謨定命。遠猶辰告之實也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叶元反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叶牛反無不柔嘉。叶居反白圭之玷。叶丁反尚可磨也。斯言之

玷。不可為也。叶吾反

賦也。質。成也。定也。慶源輔氏曰。質。訓成與。定。惟成而後能定也。侯度。諸侯所

守之法度也。虞。慮。話。言。柔。安。嘉。善。玷。缺也。○言既治民

守法。防意外之患矣。眉山蘇氏曰。苟失其民心。慢其侯

氏曰。益之告舜。以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能謹我之法度。則可以免不虞之患矣。又當謹其

言語。蓋玉之玷缺。尚可磨鑢。良豫使平。言語一失。莫能

救之。其戒深切矣。慶源輔氏曰。上三句。治國之事也。中

尤不可不謹。前但言威儀而已。至此章。又兼話言言之。威儀。形於身者。言語。出於口者。皆德之符也。下四句。又

極言其言語之不可不慎也。○定宇陳氏曰。上以出話

威儀對言。下專以言語言。蓋容貌辭氣。皆德之符。其不

可不謹一也。故此詩於威儀凡六言之。而其言語。亦三

致意焉。前章之命告。此章之言玷。下章之無易由言是

也。○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

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章末。唯戒夫斯言之玷。故

南容一日三復此章。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去聲。家

曰。獨居思仁。公居言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宮綽之

行也。○朱子曰。不是一日讀此。乃是日日讀之。玩味此

詩而欲謹言也。又曰。南容深有意於謹言。此邦有道。所

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勉齋

黃氏曰。三復。謂每誦至此。再三反覆以識之。非謂

一次三復。亦非謂只一日三次誦之也。

○無易。以反。由言無曰苟矣。此二句。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叶音折。矣。無言不讎。又反。無德不報。叶蒲。惠于朋友。叶

與舌叶。反。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賦也。易輕捫持。逝去。讎答。承奉也。○言不可輕易其言。

蓋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

執持。不可放去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又承上章慎言之

繩之牽連不絕也

而萬民靡不承矣。皆謹言之效也。

○視爾友君子輯

音集

柔爾顏

叶魚反

不遐有愆相

息亮反

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

叶剛反

思不

可度

待洛反

思矧可射

音亦叶

思

賦也。輯和也。遐何通愆過也。尚庶幾也。屋漏室西北隅

也

廬陵李氏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

覲見也。格至度

測矧况也。射數通厭也。○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

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

蓋常人之情。其脩於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於室

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

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神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

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可厭射而不

敬乎

慶源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是顏。此亦

內外之符也。常能如是。則豈至於有過失乎。然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天理存亡。只在敬肆之間。須當於暗室屋

漏之中。不睹不聞之際。常若十手所指。十目所視。兢兢業業之心。不可有一息之間斷。方可若曰。此非顯明之

處。人莫予見也。此心一萌。則便間斷矣。所以如此者。蓋鬼神體物而不遺。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其至

也。尚不可測度。况可厭射之乎。唯不敢有所厭斁。則此心始無間斷也。○朱子曰。相在爾室以下。只是做存養

工夫。此言不但脩之於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

聞也

廬陵彭氏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脩之於顯也。相在爾室以下。以誠而對乎天。慎之於

靜也。○東萊呂氏曰。此章教以內外交脩也。○疊山謝氏曰。莊子云。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

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子思子曰。君子不動。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此意也。

而敬不言而信 朱子曰。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也。○北溪陳氏曰。屋

漏。人迹不到之地。須是戒懼。方無愧怍。君子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未接物之前。已無非敬矣。不待發言而後信實。未發言之前。已無非信矣。

又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 北溪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此

此。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正心誠意之極功。而武公及之。則亦聖賢之徒矣。 安成劉氏

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之功。所以過人。欲於將萌。即中庸之內省不疚。而慎獨之事也。能慎獨。則意無不誠矣。

不愧屋漏者。是存養之功。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即中庸之不睹不聞。而戒懼之事也。能戒懼。則心無不正矣。所謂正心誠意之極功者也。蓋由武公本亦

聖賢之徒。宜其所言。合乎聖賢之道也。

○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 叶居何反。淑慎爾止。不愆于儀。 叶牛何反。 **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

虹。小子。 叶樊反。公里反。

賦也。辟君也。指武公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之中。首言辟者。自君臣親密言之也。末言小子。則公之謙詞也。

止容止也。僭差。賊害。則法也。

無角。曰童。虹。同潰亂也。 華谷嚴氏曰。虹。謂幻惑也。如蝦

滅。○既戒以脩德之事。 東萊呂氏曰。戒以君爾為德。俾臧俾嘉。欲其盡君德之善也。淑

慎爾止。不愆于儀。此詩以威儀為主。故屢言之。 **而又言為德而人法之。猶投桃**

報李之必然也。 慶源輔氏曰。不僭。則又言永無差謬。不

人所法。則者。此必然之效也。 **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是牛羊**

之童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黃氏曰。武

公極言君臣相應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豐城朱氏曰。言爾為人君之德。當使無一事之不善。無一事之不嘉。容止之不可以不慎。威儀之不可以不謹。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為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夫昧之以理之所無者。將以潰亂汝也。而豈可以莫之察乎。

○**荏**而甚**染**而漸**柔木**言縉之絲。叶新夷反**温温**恭人**維德**之

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叶與言**其維**愚人**覆謂**我

僭。叶七尋反**民各有**心

興也。荏染柔貌。柔木柔忍。刃音之木也。縉綸也。被之綸以

為弓也。張子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

嘉也。輯柔爾顏也。至此又明言温柔為進德之基。蓋人纔温柔。則便是消磨了那客氣。消磨得客氣。則其德方

可進。故明道謂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而橫渠亦言。學者先須去其客氣。惟温柔則可以進學。○西山真氏曰。温者和易之意。築室者以基為固。脩身者以敬為本。故此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驗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熟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於是焉在。**話言**

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僭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不

同。愚智相越之遠也。東萊呂氏曰。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

○**於**烏乎呼音**小子**。叶獎里反**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

叶上反**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上同**民之**靡

盈誰夙知而莫成。音慕

賦也。非徒手攜之也。而又示之以事。非徒面命之也。而

又提其耳。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華谷嚴氏曰。曲禮云。長者與之提携。則兩

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咄詔之。注云。傾頭與語。又云。假口耳之間曰咄。是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

令言汝未有知識。則汝既長大而抱子。宜有知矣。慶源輔氏

曰。武公老矣。而使人謂其小子。可謂不自盈滿矣。只此便見其溫柔之意。言示之事。諭之明也。言提其耳。告之切也。告之者既明且切。則宜有警矣。而猶不知覺。何哉。借曰未有知識。則亦既抱子矣。况耄期之年乎。則是宜有警也。

人若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叶音灼我生靡樂。音洛視爾夢夢。莫公反我心慘慘。

當作燥。七到反。叶七各反。誨爾諄諄。之純反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叶入聲

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叶音茨

賦也。夢夢。不明亂意也。慘慘。憂貌。諄諄。詳熟也。藐藐。忽

畧貌。耄。老也。八十九十曰耄。左史所謂年九十有五時也。

於乎小子。見上章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音虎委反天

方艱難。白喪。息浪反厥國。叶于通反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反回

于橘反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舊。舊章也。或曰久也。止。語詞。庶。幸。悔。恨。忒。差。適。僻。棘。急也。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譬。夫

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矣。今汝乃回適

其德。而使民至於困急。則喪厥國也必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

抑

抑

抑

抑

抑

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五矣猶箴

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西山真氏曰卿

謂上中下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

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在輿有旅賁之規周禮旅賁氏掌

執戈盾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位宁有官師之典國語註中庭之

屏之間倚几有誦訓之諫西山真氏曰誦訓主誦書之官居寢有

誓音薛御之箴西山真氏曰誓御謂近習也臨事有瞽史之道西山

真氏曰瞽史知天道者宴居有師工之誦西山真氏曰師工樂官史不

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

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西山真氏曰自卿以下無一人不使任箴規之職自

在輿以下無一處不欲聞箴規之言猶且作抑詩使人誦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正者未

之有也韋昭曰懿讀為抑即此篇也朱子曰左史所云箴諫之詞或

即謂此詩耳董氏曰侯包廬陵羅氏曰包撰韓詩翼要十卷言武公行

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去聲於其側

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誤矣慶源輔氏曰衛武公可謂老而好學不厭

者也其所以至於睿聖者蓋本於此一詩之中曲折次第唯篤志力行者當自知之未死之前誓當

以此自警也○新安胡氏曰抑詩國語之說既明賓之初筵韓詩作飲酒悔過皆為有據矣但不知

二雅王者事也何武公二詩獨得入二雅乎○安成劉氏曰周之諸侯唯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

詩淇澳則見公之可美賓筵及此則見公之所脩固可以為聖賢之徒矣風有淇澳無可疑也賓筵

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在於為王朝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有合於大小

雅乎。然而二詩。但得列於變雅。則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菀音鬱彼桑柔。

與劉憂叶。篇內多放此。

其下侯甸。捋力活反采其劉。瘼音莫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初亮反兄與悅同填舊說古塵字公倬彼昊天。

叶鐵因反寧不我矜。

比也。菀。茂。旬。徧。劉。殄。絕也。倉。兄。與。愴音創。况音况。同。悲。閔。之意也。填。未詳。舊說與陳塵同。蓋言久也。或疑與瘻音顛。

字同。為病之義。但召昊篇內。二字並出。又恐未然。今姑

闕之。新安胡氏曰。填。滿也。積也。倉。兄。填。兮。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倬。明貌。○舊說此

為芮伯刺厲王而作。春秋傳亦曰。芮良夫之詩。則其說

是也。孔氏曰。芮伯。周同姓國。杜預云。芮國在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氏引大風有隧。以為芮

良夫之詩。以桑為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也。

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葉之茂。

其蔭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

忽焉凋弊。如桑之既采。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

之。不絕於心。悲閔之甚。而至於病。遂號天而訴之也。安

劉氏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之意也。後章言天之意皆然。

○四牡騤騤。旗旐有翩。叶批賓反亂生不夷。靡國不泯。叶彌鄰反民

靡有黎。具禍以燼。叶咨辛反於烏乎有哀。叶音依國步斯頻。

賦也。夷。平。泯。滅。黎。黑也。謂黑首也。臨川王氏曰。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

首之謂也。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子遺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

是黔首靡有子遺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

是黔首靡有子遺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

是黔首靡有子遺也。具。俱也。燼。灰燼也。步。猶運也。頻。

急蹙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

旌旗而厭苦之。慶源輔氏曰。王者豈能無所征役。但出於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其勞。

今也使人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若是。則民不可得而

用矣。亂生不夷。亂日生而無平定之期也。無國不滅。無

民不燼。則甚言之耳。君子之哀。則哀其國家運祚之急

蹙也。○豐城朱氏曰。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

雅則為美。在變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鐘鼓管籥之音。其

欣欣喜色而相告者。以其君能與民同樂也。其疾首蹙

頰而相告者。以其君不能與民同樂也。身之所遇。有勞

逸之殊。而心之所感。有悲喜之異。然則為人君者。其可

不以絜矩為心。而自此至第四章。皆征役者之怨辭也。

與民同好惡也哉。安成劉氏曰。皆芮伯述怨者之詞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叶反。靡所止疑。魚乞反。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叶其反。誰生厲階。叶居反。至今為梗。古杏反。

古黨反

賦也。蔑。滅。資。容。將。養也。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儀禮

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徂。亦往也。競爭。厲。怨。梗。病也。錢氏曰。梗。水上

浮木壅水者。斷梗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

往。三山李氏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誰實為此

禍階。使至今為病乎。蓋曰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慶源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凡為君子。則其心自無所爭耳。然不知誰實

為此厲階。而使至今為病乎。此則指厲王言之也。其辭婉矣。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都但反。怒。叶暖反。自

西徂東。叶音。靡所定處。多我覯瘠。武巾反。孔棘我圉。

寺傳大卷十八

賦也。土鄉。宇居。辰時。俾厚。觀見。瘡病。棘急。圍邊也。或曰

禦也。鄭氏曰。禦寇之事也。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鄭氏

曰。此士卒厭苦自傷之言。東萊呂氏曰。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慶源輔氏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

周在西。故曰自西徂東。前三章。雖皆是征役者怨詞。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要其禍亂之終。三章則言行止

無定。而原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情益切而辭益哀矣。

○為謀為毖。叶音必。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

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叶奴反。

賦也。毖。慎况。滋也。序爵。辨別賢否之道也。三山李氏曰。爵自有序。上

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若小加大。淫破義。則失其序矣。曹氏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

公卿大夫士。皆爵也。執熱。手執熱物也。朱子曰。逝。語詞也。○蘇氏曰。王豈

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

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

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不然。則其何能

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鄭氏曰。我語汝以天下之憂。教汝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為

之當如手執熱物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如彼。逝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莽云不逮。

好。呼報反。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逝。鄉。音向。僂。烏合反。肅。進。莽。使也。○蘇氏

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逝風之人。嗛而不能息。孔

曰。風。嗛。人。氣。故不能喘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

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

息浪反

亂滅我立王。降此蝨賊。稼穡卒瘁。

音哀恫

通音

中國具贅

反之丙

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恫痛具俱也。贅屬也。

音燭

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

旒然。與此贅同。

春秋公羊傳。襄公十六年。會于溴梁。大夫盟。君若贅旒然。註。旒。旗旒。贅。繫屬之

辭。溴音

肩入聲

卒。盡荒。虛也。旅。與贅同。穹蒼。天也。穹。言其形。蒼

言其色。○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又降此

蝨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哀此中國。皆

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豐城朱氏曰。上章言稼穡

以代祿食。則朝廷雖不可以留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日降此蝨賊。稼穡卒瘁。則中國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此詩之作。不知的在何

時。其言滅我立王。則疑在共和之後也。

廬陵羅氏曰。厲王三十七年。國

人畔襲。王出奔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三山李氏曰。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為宣王。○安成劉氏曰。此詩果作於共和之時。則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敘其事而刺之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

叶側

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息亮反。叶平聲

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惠。順也。順於義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言

彼順理之君。所以為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
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眾以為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
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有私見而不通眾志。
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豐城朱氏曰。秉心宣猶。言其存心之公也。考慎其相。言其用人之當也。彼順理之君。其於擇相也。必眾以為可。而後用之。眾以為否。而後退之。惟從乎眾論之公。而不間以一己之私。此所以為民所瞻也。彼不順理之君。則是其所是。而不復察眾謀之臧否。好其所好。而不復審眾志之從違。其使民眩惑。而至於狂亂也。厥有由矣。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與也。牲牲。眾多並行之貌。譖。不信也。胥。相。穀。善。谷。窮也。

○瞻彼中林。牲牲

所巾反。

其鹿朋友已譖

子念反。叶。子林反。

不胥以

言朋友相譖。不能相善。曾鹿之不如也。

曹氏曰。不如鹿性善群。得食則

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也。

○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

皆窮也。

東萊呂氏曰。此言君暗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慶源輔氏曰。朋友既相譖毀。則

不復相與以善也。上無明君。則人倫攸斃。故朋友道絕。此所以進退皆窮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

斯畏忌。

叶巨反。

賦也。聖人炳於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

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明

睿所照。物無遁情。故其所視所言。無遠不察。愚人則安危利菑。冥行倒曳。不惟不覺。而更狂以喜。我非愚也。於

寺傳大卷八

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華谷嚴氏曰。厲王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通。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脩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王不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

叶徒沃反

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房六反

民

之貪亂。寧為荼毒。

賦也。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也。荼。苦菜也。味苦氣

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

所顧念重復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

豐城朱氏曰。良人者。國之

寶也。則棄之而如遺。忍心者。國之賊也。則念之而不已。

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

而安為荼毒也。

東萊呂氏曰。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慶源輔氏曰。上

章之聖人。愚人。乃泛言之。以刺厲王耳。此章之良人。忍心。則指當時士大夫言也。

○大風有隧。

音遂

有空大谷。維此良人。

作為式穀。維彼不順。

征以中垢。

古口反。叶居六反。

興也。隧道。式。用穀善也。征以中垢。未詳其義。或曰。征。行

也。中。隱暗也。垢。汙穢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於空

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

慶源輔氏曰。此

章以風之行有道。以興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也。作起也。良人。則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

之人也。其所行者。唯以隱暗汙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必光明。小人之所為必隱暗。君子之所行必高潔。小

人之所行必汗穢。光明高潔。即所謂善道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

俾我悖。叶蒲寐反

興也。敗類猶言圯音痞族也。九峯蔡氏曰。圯。敗。族。類也。言與眾不和。傷人害物也。王

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然亦知其

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

我至此悖。眊音冒也。慶源輔氏曰。上章以上兩句。興下四句。此章則以上一句。興下四句。與下四句。大

風則有隧矣。貪人則敗類矣。聽言則對。上厲王說。音悅榮

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去聲專利而不

備大難。去聲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

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與芮伯之憂。非

一日矣。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以蔽之。曰

也。故所用皆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是顧是復。

則其用暴虐之證也。所謂貪人敗類。職盜為寇。則其用

聚斂之證也。蕩詩言會是彊禦。即忍心之謂。會是掎克。

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於竭人之財。暴人用。則必

至於竭人之財。民財竭而愁怨之聲作。民力竭而謗讟

之患起。而後國隨以亡。則君子之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

之陰。于鳩反女。音汝反。予來赫。叶黑各反賦也。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言已之言。或亦有中。猶曰。干慮而一得也。之。往陰。覆也。赫威怒之貌。我以言告女。是往陰。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已也。張子曰。陰往

密告於女。反謂我來恐動也。亦通。

安成劉氏曰。釋文陰或音如字。赫本亦作

嚇。音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張子之說。蓋用釋文二字之意。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叶必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

適。職競用力。

賦也。職專也。涼義未詳。傳曰。涼薄也。鄭讀作諒。信也。疑鄭說為得之。善背。工為反覆也。克勝也。回適。邪僻也。○言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所止者。專由此人名為直諫。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由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譽。力智雖曰匪

予。既作爾歌。叶韻未詳

賦也。戾定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由有盜臣為之寇也。蓋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其色厲內荏。稔音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音問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已作爾歌矣。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新安王氏曰。風雅未有如

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大意在於刺王用小人。一章言其無以芘民。二章言其征役不息。三四章皆言其亂離。五章告以救亂。六章言仕於朝則有禍。七章言退處田野亦不能安存。

八章刺其獨用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
十一。章以聖愚善惡相對言之。所以刺愚人不能
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之不善。十三
章言王之不善。皆由在位之不賢也。十四章至十
六章。則皆規諷
其僚友之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

叶鐵

王曰於

音烏

乎

音呼

何辜今之人。天

降喪

息浪反

亂饑饉薦

在甸反

臻靡神不舉

靡愛斯牲

叶桑

圭

經反

璧既卒。寧莫我聽

吐丁反

賦也。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曹氏

曰。漢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也。漢者水之精。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故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於東方。經尾箕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其回旋之度也。
薦。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舉。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

祭之也

孔氏曰。求廢祀而脩之也。

圭璧禮神之玉也

孔氏曰。春官大宗伯。以蒼璧禮

天。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祭祀所用。言圭璧總稱。卒。盡。廬陵曰。牲用不可盡。故言無愛。寧猶何也。○舊說以為宣王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

承厲王之烈

暴虐也

內有撥亂之志

撥治也

遇裁而懼。側身

脩行。欲消去

上聲

之。天下喜於王化。復

扶反

行。百姓見憂

孔氏曰。側者反側也。憂不自安。故處身反側也。王之憂。早。正。為。百姓。是。天下。百姓。見。被。憂。矜。○朱子曰。百姓見。憂。見。憂。恤。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孔氏曰。仍。氏。叔。字。春。於。王。也。秋。桓。公。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上。距。宣。王。之。崩。七。十。餘。年。至。其。初。則。百。餘。也。春。秋。之。世。晉。知。氏。世。稱。伯。趙。氏。世。稱。孟。仍。氏。或。亦。稱。世。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

稱世言雲漢者。夜晴則天河明。故述王仰訴於天之詞如

此也

曹氏曰。雲漢昭回。則其非雨之候可知矣。○臨川王氏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歎傷人之無辜。

而遇此喪亂。飢饉也。○壘山謝氏曰。桑柔以稼穡卒疢。為天降喪亂。雲漢以飢饉薦臻。為天降喪亂。王以民為

天。民以食為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

民食如此。○豐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

矜惻怛。不能自己之誠。所以消裁弭禍之本也。靡神不

舉。言於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言於牲無所愛也。圭璧

既卒。言群祀徧舉。而於玉無所吝也。而何為其莫我聽乎

我躬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

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

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人也。○濮氏曰。蟲與熾同。旱熱熏人

殄。絕也。郊祀天

地也。宮。宗廟也。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

臨川王氏曰。天

神地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禋祀矣。○孔氏曰。奠。謂置

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禮與物。皆謂禮神之物。酒食牲

玉之屬也。天言奠其禮。地言瘞其物。互以相通。宗。奠也

○濮氏曰。前曰靡神不舉。則秩而祭之。後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克。勝也。言后稷欲救

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曹氏

曰。宮之神。莫親於后稷。固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

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慶源輔氏曰。先郊後宮。先尊而後親也。上下。先天而後

地也。靡神不宗。徧舉所祭之鬼神也。前言舉。舉其禮。此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反。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

民靡有子遺。叶弗回反。下同。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在雷反。

賦也。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

也。子無右臂貌。遺餘也。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

半身之遺者。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

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之言是周之民真

無遺種矣。惟以意逆志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而上天又降旱災

使我亦不見遺。摧滅也。言先祖之祀將自此而滅也。豐城

朱氏曰靡有子遺則其民之不可保也。則不我遺則其身之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其宗社之不可保也。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在呂反。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

止。靡瞻靡顧。叶果反。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叶牀反。父母先祖胡

寧忍予。叶演反。

賦也。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無所無所容也。

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

雩祀百辟卿士之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正者長

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勾龍后稷之類也。於羣公先正。但言

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

道之也。慶源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

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

而無所瞻仰。顧望也。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所以望之者。各有輕重之不同也。○安成劉氏曰。忍之一辭。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反。徒歷。山川。倫反。早魃。反。蒲末。為虐。如暎。音

如焚。叶符。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叶微。反。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叶徒。反。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神也。

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蓋是鬼魅之物。慘燎之也。憚。勞也。畏也。熏。灼。遯。逃也。言天又不肯使我得逃。遯而去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反。都田。我以旱。憖。反。七感。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慕。昊天上帝。則不我虞。叶元。反。敬。

恭明神。宜無悔怒。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瘖。病。憖。曾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曹氏曰。月令。祈穀。註云。謂以上辛郊祀天也。天宗。註云。謂日月星辰也。夫自去歲之孟冬。已祈今歲之豐稔。可謂夙矣。○壘山。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虞。度。悔。恨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慶源輔氏曰。言欲去。則出無所之。故復黽勉而不

敢去也。蘇氏以畏為不敢。甚當。胡寧瘖。我以旱。憖。不知其故。祈年則孔夙。方社則不莫。皆自反之辭也。我雖自反。如此。而天則不我虞。度也。然我之敬恭明神。不

寺專入

敢少息則明神宜亦無所恨怒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

居六反

哉庶正疚哉豕宰

叶樊反趣

七口反馬師氏膳夫左右

叶羽反

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

音仰

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

孔氏曰散無友紀者由困於飢不能如常相紀故謂之散

或

曰友疑作有鞠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豕宰又

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

夫掌食之官也歲凶年穀不登

孔氏曰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年取

穀一熟也歲凶謂此歲凶也年穀不登謂此年之穀不成熟也

則趣馬不秣

孔氏曰不以粟秣養

其師氏弛其兵

孔氏曰弛廢其兵不用

馳道不除

去聲○朱子曰秦漢謂天子所

行之道為馳道○孔氏曰所馳驅之大道不使人除治之

祭事不縣

音懸○孔氏曰祭祀不懸其樂

膳夫徹膳

孔氏曰減徹王之膳食

左右布而不脩

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

令有所脩造

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

孔氏曰凡此皆當先有成文故毛傳引以

明凶年之禮○鄭氏曰以上皆自為貶損憂民也

周救也無不能止言諸臣無

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

里憂也

東萊呂氏曰釋文云里本作里爾雅作惺釋話云惺憂也

與漢書無俚之俚

同聊賴之意也

慶源輔氏曰瞻卬昊天云如何里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此亦

人窮則反本之意○安成劉氏曰孟子稽大不理於口集註訓賴亦引季布傳無俚之俚為証然則里理俚蓋

通

○瞻卬昊天有嘒

呼惠反

其星大夫君子昭假

音格無贏音盈大

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

于偽反

我以疾庶正。

叶諸盈反瞻卬昊

天。曷惠其寧。

賦也。嘒明貌。昭明假至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

嘒然之明星。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

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

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

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

眉山蘇氏曰。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

於是語終。

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子曰。不

敢斥言雨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

豐城朱氏曰。始言有嘒其星。嘆

其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其雨之或可必。上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

爾成。盡其責於已。惟其責之在已者。不可以不盡。故當益求所以昭假者而脩之。凡若此者。非以爲一人也。固

以定衆志也。余讀是詩。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

雲漢八章章十句

段氏曰。李氏云。宣王之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

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三山李氏曰。春秋傳宋大水。公子御說對魯數語耳。而臧孫達曰。是宜爲

君。有恤民之心。宣王之憂民如此。而不中興乎。○東萊呂氏曰。宣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大雅

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有是功哉。

崧

息中反

高維嶽。駿極于天。

叶鐵因反

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

申及甫。維周之翰。

叶胡干反

四國于蕃。

叶分遭反

四方于宣

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山之尊者。東岱南霍西華

胡化反

北恒是也。

爾雅注曰。岱宗泰山也。霍即天柱山。潛水所出。華華陰山。恒常山也。

駿大也。甫

甫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

孔氏曰。孔安國云。呂侯後為甫侯。故詩及禮記作甫。

尚書與外傳作呂。○三山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商與殷。

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

作呂刑者之子孫也。

東萊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同有功于王室者。甫雖不見於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取甫侯。殆非也。

申。申伯也。皆姜姓之國也。

三山李氏曰。申。侯爵。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朱子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甫侯未知其國所在。

翰。幹。蕃。蔽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嶽山高大。而降其神靈和氣。以生甫侯。申伯

實能為周之楨幹。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孔氏曰。此詩送

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

虞四嶽總領方嶽諸侯。而奉嶽神之祭。能脩其職。嶽神

享之。故此詩推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嶽降神而為之

也。黃氏曰。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不必泥其有無也。○慶源輔氏曰。申伯甫侯。皆

四嶽之子孫也。而為周室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于謝。功業之盛。富貴之極。是豈無自而然哉。

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為嶽降神而然也。其旨深矣。

○亶亶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叶失王

命召伯。叶通定申伯之宅。叶達登是南邦。叶上世執其功

賦也。亶亶強勉之貌。朱子曰。與亶亶。績繼也。使之繼

其先世之事也。慶源輔氏曰。申伯之亶亶。乃大禹孜孜

世之邑。國都之處也。謝在今鄧州南陽縣。周之南土也。

南陽縣。今屬南陽府。隸河南。○曹氏曰。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

申伯先封于申宣式使諸侯以為法也孔氏曰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

之召伯召穆公虎也登成也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

常守其功也廬陵彭氏曰申伯之先已為諸侯故王使繼其事而邑于謝式于南邦此加地進律

之賞也故曰登是南邦世執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

其功子子孫孫與國咸休也職也

孔氏曰王肅云召公司空主繕治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也○華谷嚴氏曰次章述封謝也○安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叶卜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

伯徹申伯土田叶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賦也庸城也言因謝邑之人而為國也釋文曰庸亦作墉鄭氏

曰庸功也為國以起其功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

錢氏曰厲王後徹法漸壞故使召伯正之○壘山謝氏曰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

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土田皆曰王命召伯蓋

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為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

載也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慶源

也庸恐只是言城定居宅作城郭徹土田王皆使召伯

先營之居宅定然後築城郭城郭立然後徹土田觀下

章有叔其城則城亦召伯為之也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者申伯為卿大夫時蓋必有家臣今出封于謝不敢自

與之往也故王命其家臣之長使遷之○豐城朱氏曰

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

恩故以命之傅御則王漢明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

子而以手詔賜其國中傅蓋古制如此漢東平王蒼來

手詔賜東平國中傅曰今送列侯印十九枚朝歸帝乃遣使

諸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叔尺叔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

藐王錫申伯

叶通各反

四牡騶騶

渠畧反

鉤膺濯濯

賦也。倅始作也。藐藐深貌。騶騶壯貌。濯濯光明貌。

慶源輔氏

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言凡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有倅其城者。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先居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錫申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

繩證反

馬

叶蒲補反

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介圭以作爾寶

叶音補

往近

鄭音記。按說文從斤。今從斤誤。

王舅南土

是保

叶音補

賦也。介圭諸侯之封圭也。

東萊呂氏曰。韓奕云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是諸侯之瑞圭。介之為言大也。非周官之介圭也。○鄭氏曰。近辭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

朱子曰。讀如彼巴之子之巴。○安成劉氏曰。玉篇注。趣行也。○華谷嚴氏曰。五章述遣之也。○慶源輔氏曰。此

章言王遣申伯之有禮也。路車乘馬所以終上章之意。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非苟與之圭也。往近王舅南土是保。欲其保障此南土也。

○申伯信邁主餞

淺賤反

于郿

芒悲反

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

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直里反

其粳

音張

式遄

市專反

其行

叶戶

反郎

賦也。郿在今鳳翔府郿縣

今隸陝西

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

而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

孔氏曰。自鎬適

申。則塗不經郿。時宣王蓋省視岐周。故餞之于郿。既餞。還經於鎬。而後適申也。

言信邁誠歸以

見王之數

音朔

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

孔氏曰。謝于誠

峙

古人語多倒

積粳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

積粳糧。遄速也。召伯之營謝也。則已斂其稅賦。積其餼

糧使廬市有止宿之委

去聲積恣音故能使申伯無留行也

東萊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糗。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如此。○華谷嚴氏曰。六章述申伯往謝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也。王先使召伯為之定居宅。作城郭。以成其國。徹土田。遷私人。以分其業。終又斂賦稅。積餼糧。而後申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於是。以禮餞之。則王之待申伯者。可謂至矣。

○申伯番番

音波。叶分。邇反。

既入于謝。徒御嘽嘽。

叶丹反。

周邦咸喜。

戎有良翰

叶胡反。

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叶虛言反。

賦也。番番。武勇貌。嘽嘽。眾盛也。戎。女也。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為喜而相謂曰。汝今有良翰矣。元。長。憲。法也。

言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為法也。或曰。申伯能以文王武

仲山甫。樊侯之字也。

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樊邑在東

內都畿

○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築城于齊。而尹吉甫作詩

以送之。言天生眾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九竅

反苦弔

五臟。而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

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言之。順君臣

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

無不好此美德者。

朱子曰。天之生此物。必有箇當然之則。故民執之以為常道。所以無不好

此懿德者。物物有則。止於仁。君之則也。止於敬。臣之則也。視遠惟明。目之則也。聽德惟聰。耳之則也。從作又。言之則也。恭作肅。貌之則也。四肢百骸。萬物萬事。莫不各有當然之則。○西山真氏曰。盈天地之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則者。準則之謂。一定而不可易也。彝而言秉者。渾然一理。具

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為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知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也。

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

祐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曰仲山甫焉。慶源輔氏曰。天祐人君。莫先於生賢

佐。莫切於生賢子孫。則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

凡民而已也。華谷嚴氏曰。民皆秉此常性。故皆好此懿德。於均稟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

粹焉。是以關於國家盛衰之數。而非偶然也。○豐城朱氏曰。天監有周。謂上天之明命。有以視于下也。昭假于

下。謂宣王之明德。有以格于天也。惟天子有昭明之德。格于天。而天有保佑之命。故賢佐鍾粹美之德。其天性

之本善者。雖賢愚之所同。而氣稟之獨厚者。乃賢哲之所以異於人也。昔孔子讀詩至此

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彛也。故好是懿德。而孟子引之以證性善之說。其旨深

矣。讀者其致思焉。覺軒蔡氏曰。天命所賦。謂之則。人性所稟。謂之彛。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

之德。其實一而已矣。孔子又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

一故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舉此詩。蓋謂秉

彛好德。心之所好處。即是性之發動處。就性初發動處

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此性之本善。○龜山楊氏曰。孟子

所引詩。於其本文。加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

詩者。殊不知此。○慶源輔氏曰。首四句。尹吉甫亦平

說將下來。而包涵至大。義味淵永。使孔子讀之。而贊其

知道。而孟子又引以為性善之證。其旨深矣。所謂有德

者之言也。宣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道

達上下之情。有仲山甫之才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叶韻若賦未詳

賦也嘉美令善也儀威儀也色顏色也翼翼恭敬貌古

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力勉若順賦布也○東萊呂氏

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其則斯為弱不得謂之柔

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脩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

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慶源輔氏曰令儀令

色柔嘉之發於外也小心翼翼柔嘉之存於內也古訓是式學問之不忘也威儀是力進脩之不忘也其措之事業則上以承順乎天子下以布宣乎王命是皆柔嘉之德致然也○問五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言仲山

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朱子曰如此則乾卦不用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范文

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却柔得好如山甫令儀令

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維則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

須要剛健不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音壁無韻未詳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

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叶方月反

賦也式法戎女也王躬是保所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

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與朱子曰其

言式是百辟則是為宰相可知其曰保茲天子王躬是保則是為大保可知此正召康公之舊職出承

詩傳卷之八

三

詩傳卷之八

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

新安胡氏曰。如書出納朕命。蓋謹審上之命令。命之善者。

宣出之。不善者繳納之。如後世封還詞頭之類。

喉舌所以出言也。發發而應之。

也。○東萊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

黃氏曰。天子之

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山甫以為之式。

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

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

慶源輔氏曰。式是百辟。與崧高言式是南邦同。謂為諸侯之所

法也。此言冢宰之事。續戎祖考。王躬是保。此言太保之職。出納王命。王之喉舌。所謂典司政本也。賦政于外。四

方爰發。此言經營四方也。至於今茲築城于齊。則亦經營之一事也。○廬陵彭氏曰。續祖考。保王躬。蓋欲其以

孝於父祖者而忠於君。出納王命。賦政于外。蓋使之以忠於君者而及於民。○新安胡氏曰。出納。則居中以通

達上下之情。賦政。則出外以經營四方之治。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

音鄙仲山甫明

叶謨郎反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

佳賣反

以事一人

賦也。肅肅嚴也。將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

音鄙也。鄭

曰。猶善惡也。

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身蓋順理以守身。

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也。

朱子曰。只是上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便是明哲。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

位。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楊子雲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遂于不虞。以保天命。

便是占便宜底說話。所以他一生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如此論。又

曰。無一理不明。即是明哲。若只見得一偏。便有蔽。便不能見得理盡。便不可謂之明哲。學至明哲。只是依本分

行去。無一事不當理。即是保身之道。今人皆將私看了。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雙峯饒氏曰。明者大無不

照之謂。哲者微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解怠也。一人天

其中庸不驕不倍。足與定容之謂乎。

詩傳

卷

子也。慶源輔氏曰。肅肅尊嚴之意。王命之尊嚴如此。山甫則奉而行之。邦國則有順有否。山甫則能明而辨之。此則承上章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而言之也。大凡徇外者多忘乎內。而山甫又能以明哲而保其身。守已者或簡於人。山甫又能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此其為全德也歟。

○人亦有言。柔則茹。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

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氏曰。茹者吞啗之名。若茹草茹毛。

然。○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彊禦。孔氏曰。剛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畏避之。惟山甫則不然也。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

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

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上蔡謝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彊之寬。仁之勇。柔嘉

維則者也。○慶源輔氏曰。二章既稱仲山甫之德柔嘉。故此章又以其剛亦不吐。不畏彊禦者言之。柔而不過乎則。則時當剛而剛矣。先生謂柔嘉非軟美。保身不枉道者。併上章以保其身而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周子以柔善為慈祥。柔惡為懦弱。剛惡為彊梁。剛善為嚴毅。山甫不茹不侮。則有柔善而無剛惡也。不吐不畏。則有剛善而無柔惡也。有柔善而復有剛善。故其柔嘉不為軟美。無剛惡又無柔惡。故其保身不至枉道。蓋其剛柔合德。而發皆中節也。○豐城朱氏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而惟君子之守。則不以物情之異。而或變。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

補之。

賦也。輶。輕。劉氏曰。駟騏驎曰輶。車者亦取儀度。徒洛圖謀

也。袞。職。王職也。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

闕也○言人皆言德甚輕而易

以鼓

舉然人莫能舉也

慶源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自一身而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如一毛之輕。只為氣質物欲為之遮蔽。故懵然不知。非知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鄭氏曰。我吉甫

自我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

以助之。蓋愛之者秉彝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舉

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於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助

也。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

也。至於王職有闕失。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

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

闕者也。華谷嚴氏曰。此推尊其德足以格君也。○慶源輔氏曰。舉在我之德。補在君之德。此亦非彊立

者不能。山甫之德。至是又不可獨以柔稱矣。○豐城朱氏曰。舉已之德者。所以立本。補君之闕者。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事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

在接

每懷靡及。

叶極業反

四牡彭彭。

叶鋪郎反

八鸞鏘鏘。

七羊反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曹氏曰。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昔黃帝之子纁祖好遠遊。而死於

道。故後人祭之以為行神。其祭設數於門外。是出門而後祖祭。故云出祖也。業業健貌。捷捷

疾貌。曹氏曰。車徒之行。如是其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為懷。蓋言其忠也。○慶源輔氏曰。每懷靡及。應四

章之夙夜匪解也。東方齊也。傳曰。古者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

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孔氏曰。史

記齊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廬陵羅氏曰。齊世家太公封營丘。至五世

胡公徙都薄姑。子獻公徙治臨菑。計獻公當夷王之時。與此傳不合。豈

徙於夷王之時。至是而始備其城郭之守歟。

○四牡騤騤求龜反八鸞喈喈音皆叶仲山甫徂齊式遄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叶孚反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穆深長也。清風清微

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遠行而有所懷思。故以此詩

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

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

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

慶源補氏曰。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山甫內外之事。無不綜理。而其輕重緩急之序。則於心自有

定見。吉甫知之。故告以遄歸焉。所以安其心也。穆如清風者。言如清微之風。化養萬物。感而入之。意味深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朱子曰。看烝民詩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話多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

學校教養得許多人。如烝民詩大故細膩。○定宇陳氏曰。首章推原天生衆人稟氣受性之所同。而

仲山甫則鍾氣之秀。而全性之德者。篇內諸章。多與開端之語相應。柔嘉維則之則。即有物有則之

則。儀色之令。威儀之力。皆所以全物中之則。柔不茹。剛不吐。則剛柔不過其則也。民之稟氣受性。雖

同。而氣未必皆秀。性未必皆全。故德雖易舉。而不能舉也。山甫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是以獨能舉此德。而異於凡民耳。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下與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續戎祖考。上與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懈。叶虔共爾位。朕

命不易。榦音不庭方。以佐戎辟。音

賦也。奕奕大也。梁山韓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今隸陝西

西安甸治也。須溪劉氏曰。將言韓侯而先言禹甸。賦之紆餘深遠如此。倬明貌。韓國

名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

子而聽命也。纘繼戎女也。言王錫命之。使繼世而為諸

侯也。虔敬易改。黃氏曰。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無以自安也。榦正也。

鄭氏曰。作榦榦而正之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鄭氏曰。戎辟汝君。王自謂

此又戒之以脩其職業之詞也。○韓侯初立來朝。始受

王命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朱子曰。將言韓侯故先序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

之道。此韓侯之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纘戎祖考以下。述王親命之詞也。○慶源輔氏曰。夙夜匪懈。勤也。虔共

爾位。敬也。為諸侯而能勤與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任於汝。如此之薦。則韓

侯自可力脩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榦正之也。以未章觀之。則其所正者。亦追貊之國耳。○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有以敵王之愾也。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據。下篇云。召穆公凡伯者。放此。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簞第錯衡。叶戶反。玄衮赤舄。鈎膺鏤錫。

音郭反。苦郭反。苦弘反。莫歷反。音條。音金。叶於反。

賦也。脩長張大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

孔氏曰。崧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此介圭亦為瑞也。○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

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如下所云也。淑善也。交龍曰旂。綏

音綏。章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注於旂竿之首為表章者。

也孔氏曰。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有虞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或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然則綏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綏章。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

今當盧也孔氏曰。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鞞去聲。毛

之革也。鞞式中也。謂兩較音角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鞞持

之使牢固也。孔氏曰。以去毛之皮。施於軾之中央。持車使牢固也。淺虎皮也。毛氏曰。虎

皮。淺毛也。幘覆式也。字一作幣。又作幘。以有毛之皮覆式上

也。孔氏曰。幘。辟幘。字異而義同。玉藻云。有羔幣鹿幣。春官巾車。犬禛。豨禛。皆以有毛之皮為幣。幣是蓋覆之名。覆在式上也。倮革。倮首也。曹氏曰。以倮皮為倮。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也。金厄。以金

為環。纏搯倮首也。釋文曰。搯。厄同。○新安王氏曰。此章乃言所錫之多。以見恩寵之厚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

反白交 鼈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

繩證 馬路車。邊豆有且。侯氏燕胥。

賦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孔氏曰。始行為祖祭者。為尊其所往也。反則自歸其國。非復所尊而亦祖祭。故云尊其所往。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屠地名。或曰即杜也。注曰。漢志注云。古杜伯國。漢

宣帝葬其地。因曰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顯父。周之卿士也。豐山謝氏曰。申伯之行。王親餞

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禮亦有等差也。藪菜殽也。朱子曰。對肉殽。故筍

竹萌也。蒲。蒲弱也。孔氏曰。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

大如七柄。正白。生噉之。甘脆。○慶源輔氏曰。酒且多貌。

侯氏。覲禮諸侯來朝者之稱。東萊呂氏曰。覲禮來朝之

諸侯。皆曰侯氏。此則指韓

詩傳大全卷八

三

三

三

也。胥相也。或曰語辭。新安王氏曰。此章言已觀而返也。

○韓侯取反妻汾符云王之甥。蹶俱衛父音甫之子。叶獎

韓侯迎反止于蹶之里。百兩音亮又彭彭叶鋪八鸞鏘

鏘不顯其光。諸娣大計從之。祁祁巨移如雲。韓侯顧之。爛

其盈門。叶眉

賦也。此言韓侯既觀而還。遂以親迎也。汾王厲王也。厲

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以目王焉。猶言莒郊公。

黎比毗音公也。華谷嚴氏曰。解頤新語云。晉侯居翼。謂之

謂之京城大叔。及出奔。謂之共叔。其皆汾王之類乎。蹶父周之卿士。姑音極姓也。諸

娣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音孕之皆有娣姪音迭也。音秩也。廬

羅氏曰。妻之女弟曰娣。公羊傳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娣者何。弟也。

○安成劉氏曰。嫡妻有娣有姪。同姓。祁祁徐靚音淨也。安

二國之媵。亦有娣有姪。則九女也。如雲衆多也。慶源輔氏曰。此章言韓

劉氏曰。徐言其行。如雲衆多也。侯觀禮既畢。而遂就王

動。靚言其容飾。如雲衆多也。侯觀禮既畢。而遂就王

國親迎以歸也。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由是推

之。則蹶父者。厲王之婿。又周之賢卿士也。此詩韓姑家

世之貴盛也。韓侯迎止于蹶之里。蹶父時為卿士。其里

必在京師也。此言親迎之得禮也。百兩彭彭。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言韓侯車馬與衛之光顯也。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言韓姑娣姪之盛。儀容之美。亦有以當韓侯之心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于偽韓姑其一相息亮攸莫如

韓樂音洛。孔樂韓土。川澤訏訏。况甫魴鱖南南。麀鹿嘯

嘯愚甫。有熊有羆。有貓苗茅。有虎慶既。令居叶斤。御斤韓

姑燕譽

叶羊如羊 諸二反

賦也。韓姑，蹶父之子，韓侯妻也。

臨川王氏曰：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國，故謂

之韓。相攸，擇可嫁之所也。訏訏，甫甫，大也。嘯嘯，衆也。

安成

劉氏曰：吉。曰：嘯作麋。貓似虎而淺毛。

爾雅曰：虎竊毛謂之號。貓注竊淺也。號音棧。

慶喜。

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言蹶父能為

其女擇所居也。蹶父，孔武，靡國不到者。言其武勇健敏。其為卿士出使侯國，所歷之多，而為其子韓姑擇可嫁之所。莫如韓國之樂也。重言甚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訏。訏，北地少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訏訏然大也。既言川澤之大，故遂言魴鱖。甫甫，然之大。鹿鹿嘯嘯，然之衆。不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又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出此等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且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韓姑燕譽者，言既喜韓姑之有此善居，則韓姑之安與樂也可知矣。上章言韓侯之迎韓姑，有以當其心，此章則言韓姑之歸。

韓國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詠也。○疊山謝氏曰：此章專言韓姑從夫而樂其家。○曹氏曰：此章與碩人卒章意同。齊近河，韓多山，各賦其所有。一則美其父母之國，一則美其所嫁之國也。

○溥彼韓城，燕

反 因肩

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

反 母伯

奄受北國，因其伯。實墉實壑，實畝

實籍，獻其貔

音 毗

皮。赤豹黃羆

賦也。溥，大也。燕，召公之國也。師，衆也。追，貊，夷狄之國也。

墉，城壑，池籍，稅也。

孔氏曰：公羊傳曰：什一。而籍是籍為稅之義也。貔，猛獸名。孔

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陸氏曰：貔似虎，或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貔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韓初封時，召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

城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

也。孔氏曰。左傳云。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之先。武王之子也。其封當在成王時。命為侯也。○朱子曰。不知當初何故不教本土人築。又須去別處發人來。豈不大勞攘。古人重勞民如此等事。却又不然。更不可曉。強說便成穿鑿。如漢築長安城。却去別處調人來。如今建州南劍。上下築城。却去建康府發人來。這般却曉不得。○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

為之伯。三山李氏曰。因以其伯。即上文續戎祖考也。以脩其城池。治其田畝。

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豐山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方慮亦詳矣。○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王之委重於韓侯。而勉以強於自治。而脩其職貢於王也。但言三獸之皮者。猛獸韓國所富有。故令貢其皮焉。亦以見不強責其所無也。○豐城朱氏曰。彼韓城

之廣而大者。乃召康公之所營也。昔先祖之受命。既因百蠻而為之長。今韓侯之受命。復因追貊以為之伯。則脩城池。治田畝。正稅法。貢土物。皆脩其職業之謂。以終首章之意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

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賦也。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眉山蘇氏曰。自周而南。兵循江而下也。淮夷之在淮上者也。孔氏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朱嘉陳氏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則在淮北者也。揚州有夷。則在淮南者也。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濟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東萊呂氏曰。江漢合流之處。在

詩傳卷之八

今漢陽軍之大別山下。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江漢之師以伐之歟。鋪陳也。陳師以伐之

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

其事。言行者皆莫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

是伐耳。慶源輔氏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江漢湯湯。書羊反。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

既平。王國庶定。叶唐反。時靡有爭。叶宙反。王心載寧。

賦也。洸洸。武貌。庶。幸也。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已而興師。故召公告成

于王曰。王國庶定。庶云者。幸其僅然。非以是為美也。○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曹氏

曰。宣王厲志開復。北伐獫狁。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華谷嚴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

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

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平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靡有爭。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為心。一有爭鬪。則王

心之不安也。讀此章見宣王能以天下為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豐城朱氏曰。經營者。召

虎之職。告成者。召虎之功。四方之既平。則時靡有爭矣。王國之庶定。則王心載寧矣。天下之所以未平者。以爭

心之未息。而爭心之所以未息者。以王化之未孚也。彼見利則奪。見便則乘者。固夷狄之常情。而轉逆以為順。

轉危而為安者。乃王者之盛心。故必使天下無有爭心。而後大臣之功成。而王者之心亦安矣。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

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叶虎反。

賦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疚。病。棘。急

也。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言江漢既

平。王又命召公。朱子曰。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也。○永嘉陳氏曰。非謂宣王臨江漢

也。○此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淮夷望風而服。不待戰也。○慶源輔氏曰。

之澣而命 關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

急之也。但使其來取正於王國而已。於是遂疆理之。盡

南海而止也。

華谷嚴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

之事。然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疑於病民。且疑

於急迫矣。宣王謂我非疾也。非棘也。蓋什一天下之中

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於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

於是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

而至於南海之遠。淮夷在南。故曰至于南海。○慶源輔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召公維翰。叶胡無曰予

小子。叶獎召公是似。叶養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旬。徧。三山李氏曰十日為旬。則旬訓徧明甚。宣布也。自江漢之澣言

之。故曰來。召公。召康公奭。音適也。翰。榦也。予小子。王自稱

也。肇。開。戎。女。公。功。也。○又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澣

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榦榦。

今女。音汝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之事

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鄭

曰此述其祖之功以勸之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

王命召公之詞以終上章所言經營疆理之意而起下

章所序賞賜之事。○豐城朱氏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

公。日辟國百里。則召公者實文武之榦榦也。我之命虎

臣之體也哉

○釐力之反

爾圭瓚才旱反

一卣初亮反

告于文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人錫山土田叶地反

于周受命叶滿并反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虎拜稽首

天子萬年叶彌反

自召祖命

賦也。釐。賜。卣。尊也。

盧陵羅氏曰。爾雅彝卣。注。尊彝為上。壘為下。卣居中。○孔氏曰。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

岐周也。召祖穆公之祖康公也。

○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孔氏曰。上言用錫爾。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之詞孔氏曰。上言用錫爾。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

蓋古者爵人必於祖廟。示不敢專也。

又使往受命於岐周。從其祖康公受命於文王之所以寵異之。

山謝氏曰。錫山川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此意。而

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反。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殖。

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反。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殖。

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反。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殖。

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人。錫山土田。所以廣其封也。若虎之受賜。則如之何。亦惟曰拜稽首。以致其敬。天子萬年。以致其祝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反。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殖。

西反明明天子

叶獎里反

令聞

音問

不巳。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叶越通反

賦也。對答揚稱。休美考成。矢陳也。○言穆公既受賜。遂

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

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

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

冊書而祝謝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之。疑

此章皆是述其勒銘廟器之詞。

古器物銘云。邠

音弁

拜稽首。敢對揚天子

休命。用作朕皇考龔

音恭

伯尊敦。

音對

邠其眉壽。萬年無疆。

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祝君壽耳。

朱子曰。此章大抵類古器

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考古圖曰。邠。周大夫也。有功錫命。為其考作祭器也。邠拜稽首。對揚天子休

命。用作皇考龔伯尊敦者。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祭之日。一獻。君行立于阼階之南。南向。所命者北

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圖器多有是詞。既又美

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巳。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

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穆公本以平

淮夷而受賜。今乃不言其武功。而但願天子陳其文德。以洽四方之國。則用兵豈聖人之得已哉。而穆公愛君

之忠誠亦至矣。○安成劉氏曰。上章王命穆公。則欲其於召公是似。而肇敏戎功。此章穆公祝君。則欲其長保

令聞。而陳其文德。上下之情。可謂交相愛矣。○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為祝頌之詞。下四句乃勸勉之語。祝頌者。

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巳焉。四方之平。王則

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黃氏曰。此詩乃召公奏凱之日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為邀功。特

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

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華谷嚴氏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難服。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荆，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甫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定，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於宣王大雅之末也。○龜山楊氏曰：聖主得賢臣而弘功業，古人皆然也。昔宣王中興，有吉甫、召虎、仲山甫之徒，以之伐玁狁，以之平淮夷，卒致再造之業。諸臣之力居多，宣王何力哉？易未濟六五之光，亦九四震用伐鬼方之力也。五何力哉？三年有賞于大國。此詩之末，所以言宣王之錫命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叶音

南仲大

音泰下同

祖。大師皇父。

音整甫

我六師以脩我戎。

叶音汝

既敬既戒。

叶訖力反

惠此南國。

叶越逼反

賦也。卿士，即皇父之官也。南仲，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

大師，皇父之兼官也。

來嘉陳氏曰：自冢宰而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

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也。○孔氏曰：十月之交，皇父與此皇父得為一人，或皇氏父字。傳世稱之，亦未可知也。我為宣王之自我也。戎，兵器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謂南仲為

大祖，兼大師而字皇父者，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

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

董氏曰：師嚴器備，當恭敬以臨之。戒

懼以處之。伐其暴亂，所以惠之也。○慶源輔氏曰：既敬既戒，臨事而懼也。敬，戒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則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其言如此。○新安胡氏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此其所以為王者之師，嚴重詳審，而為南國之惠也。詩人作此

以美之。必言南仲大祖者。稱其世功以美大之也。

謝山

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悞國事矣。○慶源輔氏曰。稱其世功。以美大之者。見當時之重世臣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左右陳行。戶郎戒我師旅。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象呂

賦也。尹氏。吉甫也。蓋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也。程伯休

父。周大夫。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

馬氏。則是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為司馬也。程。三事未詳。國。伯。爵。休。父。字。也。○濮氏曰。程。畿內邑在豐。

或曰三農之事也。朱子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曹氏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

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臨川。言王詔尹氏策命程

伯休父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列。循淮浦而省徐州

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朱子曰。下章所謂徐方。徐

州。南至淮。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爾。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

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

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慶源輔氏曰。天子親命大師。以三公出將。又使內史命司馬。以

六卿副之。皆所以重其事。命大師。則曰。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命其副。則曰。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宜也。大將則總其綱。副將則詳其目也。兵以速為上。久則毒

民而傷財。○鄭氏曰。軍禮司馬掌其戒誓。○安成劉氏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之事。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天子自將其威可畏也。慶源輔氏曰。赫赫業業。言有嚴天子之威靈氣焰。烜赫而盛大如此也。王舒保作未詳

其義或曰。舒徐保安作行也。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曹氏曰。雖以天子之威靈如此。亦安徐詳諦而後動。紹糾緊也。遊遨遊也。繹連絡也。

騷擾動也。○夷厲以來。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

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已震動。如

雷霆作於其上。不遑安矣。臨川王氏曰。江漢曰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

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也。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安成劉氏曰。此章言王師在道。而

徐夷已震恐也。○豐城朱氏曰。用兵之法。攻心為上。徐方繹騷。徐方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先服其心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叶暖進厥虎臣。闕呼檻如虓火交

反虎鋪晉吳敦淮瀆符云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虓虎之自怒也。埤雅曰。虎

之自怒。虓然。闕如虓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忠毅。非激而怒之也。鋪布也。布其師旅也。

敦厚也。厚集其陳也。仍就也。老子曰。攘臂而仍之。截截

然不可犯之貌。慶源輔氏曰。言王師在淮浦之上。有截然不可犯之勇也。○安成劉氏曰。此言

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

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叶越

賦也。嘽嘽衆盛貌。翰羽苞本也。如飛如翰。疾也。如江如

漢。衆也。如山不可動也。如川不可禦也。孔氏曰。兵法有動有靜。靜則不

動。有靜。靜則不

動。有靜。靜則不

動。有靜。靜則不

可驚動。故以山喻動。絲絲不可絕也。翼翼不可亂也。不

測不可知也。不克不可勝也。濯大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承上章而言。王

旅之盛如此。疾言其栗。衆言其盛。不可動言其靜。不可禦言其強。不可絕言其續。不可亂言其整。不可知言其深。不可勝言其無敗之形。以此濯征徐夷。焉得而不服乎。○安成劉氏曰。此章極言王師之無敵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叶六直反

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叶古回反

賦也。猶道允信。塞實庭朝。回違也。還歸。班師而歸也。○

前篇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故備載其褒賞之詞。此

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反復其詞。以歸功於天子。言王

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

者是也。

慶源輔氏曰。言猶王道之信大。故徐夷自然來服。非獨兵威使然也。甫得其不相違悖。王則振

旅而歸。無求多之意。既盡歸美之義。而又寓規戒之忠焉。○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詐。徐方

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

中故也。故以為天子之功。宣王北伐玁狁。西征羗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

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勲之禮焉。○華谷嚴氏曰。宣王憤揮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慮其狙勝而喜

功也。故因美而戒之。○安成劉氏曰。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矢其文德也。

○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

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而來。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也。而不知宣王

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而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於此。夫何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

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戡干戈而橐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故曰。因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

其文德之不
可以不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仰音印昊天則不我惠孔舊說古填塵字不寧降此大厲邦靡

有定士民其瘵側例反叶反蝨音疾靡有夷屆音戒叶

罪罟不收靡有夷瘳反救留

賦也填久厲亂瘵病也蝨賊害苗之蟲也疾害夷平屆

極罟網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盧陵羅氏曰奄

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酒人注奄精氣閉藏者內門

則用奄以守之奄釋文掩艷二音說文作闞音淹與此

通以致亂之詩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咎之詞

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受其病於

是有小人為之蝨賊刑罪為之網罟凡此皆民之所以

病也慶源輔氏曰瞻印昊天而天則不我惠顧也固已

甚病而不寧矣又降此大亂使國家之勢捏杌不

安而士與民皆病也小人而為之蝨賊者無有平夷屆

止之期刑罪而為之網罟者無有平夷瘳愈之望則士

民之病未已也此蓋極言天下之病○鄭氏曰如蝨賊

之害禾稼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斂亦

無止息時

○人有土田女音反有酉由之音人有民人女覆奪徒活之

此宜無罪女反收殖酉殖之彼宜有罪女覆說脫音之

賦也反覆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收拘說赦也山

也當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古堯反。為鴟處之反。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叶居反。亂匪降自天。叶鐵反。生自婦人。匪教

匪誨。叶呼反。時維婦寺。

賦也。哲。知也。城。猶國也。哲婦。蓋指褒姒也。傾。覆。懿。美也。

梟。鴟。惡聲之鳥也。山陰陸氏曰。說文云。梟。不孝鳥也。梟食母。破鏡食父。鴟。怪鴟鴞也。鵬也。鵠

鵠也。即墓門有鴟萃止也。長舌。能多言者也。階。梯也。寺。奄人也。○言

男子正位乎外。為國家之主。故有知。則能立國。婦人以

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適以覆國而已。故此懿

美之。哲婦。而反為梟鴟。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亂之端

也。若是。則亂豈真自天降。如首章之說哉。特由此婦人

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

人耳。豈可近哉。臨川王氏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上文

但言婦人之禍。末句兼以奄人為言。蓋二者常相倚而

為奸。不可不并以為戒也。歐陽公嘗言宦者之禍。甚於

女寵。其言尤為深切。有國家者。可不戒哉。廬陵歐陽氏曰。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

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慶源輔氏曰。此則始言其致亂之由。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便判得男女

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德。未必不為禍也。懿厥哲婦。指褒姒。非不美也。非不哲也。而為梟為鴟。非不能言

也。而適為亂階。厲字便應首章厲字說。故下文便說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又所以

結上文長舌之言。他人之多言。則有教誨於人之益。若婦寺之多言。則非誣譖夫人。則戕敗於已而已。豈可近也。先生發明婦寺相倚而為奸之意。而併取歐陽公之說。以為有國家者之戒。其意切矣。○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迎人主。庸君以其少小。貫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或乃捷對敏才。飾巧亂實。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多由此作。

○鞫人伎

反之。伎。反。

忒。諸

反。子念。

始竟背。

音佩。叶必墨反。

豈曰不極。伊胡

為慝如賈

古音。

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鞫。窮。伎。害。忒。變也。諸。不信也。竟。終。背。反。極。已。慝。惡也。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公事。朝廷之事。蠶織。婦人之業。○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之言。其心伎害

而變詐無常。

新安胡氏曰。此章極言婦寺之惡也。鞫。如鞫獄之鞫。推勘窮究之意。婦寺所以鞫人

者。其心伎害變忒而已。

既以譖妄倡始於前。而終或不驗於後。則

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為

慝乎。

慶源輔氏曰。知則哲也。辯則長舌也。此章亦承上章而言。婦寺而有知辯者。之為害也。以其知辯窮人之言。用心伎害而變詐譖愬。不知自咎。責。而但曰不為害。此說盡婦寺之情狀。

夫商賈之利。

非君子之所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所宜與也。

今賈三倍。而君子識其所以然。婦人無朝廷之事。而舍

上其蠶織以圖之。則豈不為慝哉。

新安胡氏曰。譬如君子當求仁義。賈利三

倍。不當君子是識。婦人當事蠶織。朝廷公事。不當婦人是預。今也不惟使之預於公事。又且聽其譖毀。惟婦言是用。其欲不速亡得乎。

○天何以刺

叶音砌

何神不富

叶方味反

舍爾介狄

音捨

維予胥忌

不弔不祥

威儀不類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刺責介。大胥相弔憫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

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是必將有夷狄之

大患。今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正言不諱為忌。何哉。

慶源輔氏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者。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抵不忌其所當忌。而惟忌忠臣義士之

正已者。此其所以淪胥于滅亡也。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脩。今

王遇灾而不恤。又不謹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

之殄瘁宜矣。

疊山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于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

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脉絕。瘁如病危。或曰

介狄。即指婦寺。猶所謂女戎者也。

國語。晉獻公伐驪戎。獲驪姬歸。史蘇曰。有

男戎。必有女戎。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注云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賦也。罔。罔。優。多。幾。近也。蓋承上章之意。而重言之。以警

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故此曰。維其優矣。維其幾矣。前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故此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虜必沸

音弗。胡覽反。

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

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下五反。藐藐昊天。無不克鞏。

叶音古。

無忝皇

祖。式救爾後。

同上。

興也。鬻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藐藐高遠貌。鞏固也。

○言泉水瀼甫問涌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

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蓋以無可為者。惟

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

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

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必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瞻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息浪反。叶桑即反。瘠都田反。我饑饉。民卒流亡。

我居圉魚呂反。卒荒

賦也。篤厚。瘠病。卒盡也。居中國也。圉邊陲也。○此刺幽

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慶源輔氏曰。言天之威怒甚為急疾。

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而邊境。悉皆荒虛也。此與瞻仰首章同。皆

極言其喪亂也。○安成劉氏曰。此詩刺王而首言昊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為無所

歸咎之詞矣。而首章則言饑饉之災。卒章則言侵削之事。餘章則皆言用小人之意也。

○天降罪罟。蠹賊內訌。戶工反。昏椽丁角反。靡共。潰潰回遹。

實靖夷我邦。叶卜工反。

賦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共與恭同。一說與

供同。謂共其職也。潰潰亂也。回遹邪僻也。靖治。夷平也。

○言此蠹賊昏椽者。新安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內。幽王之亂其國乃在內。

之小人耳。故詩人形容之曰。蠹賊內訌。蓋蠹賊之害稼亦在內而不在外也。指昏椽而言。并闡宦在其中矣。

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也。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言致亂之由。蝨賊之人。內潰其心。腹昏椽之人。靡供其職業。但相與為潰亂邪僻之行。而王乃使之治平我之邦國。則豈不至於危亂乎。臨川王氏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臯臯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丁險反**兢兢業業****孔填**已見上篇**不**

寧我位孔貶

賦也。臯臯。頑慢之意。訛訛。務為謗毀也。玷。缺也。填。久也。

○言小人在位。所為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

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

如此。慶源輔氏曰。此又言王之舉措。顛倒錯謬。用者不賢。而賢者不用。夫小人之不可用。亦明矣。而昏亂

之君。所以必用夫小人者。蓋以其心實不知其惡耳。然亦臯臯訛訛者。善於毀人。以自蓋故也。立亂人之朝。而

獨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則豈容獨立哉。終必為人所擠排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集註**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反**我相**息亮反

此邦無不潰止叶韻未詳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

澤也。相。視。潰。亂也。慶源輔氏曰。以旱草喻其國之無生

風有洸有潰。潰。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

茂。潰。遂也。潰。潰。回。適。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薄賣反**胡**

不自替職况音未詳**兄斯引**叶韻未詳

賦也。時。是。疚。病也。疏。糲。音辣也。稗。則精矣。朱子曰。九章粟米之法。糲。十。稗。

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糲。則九斗矣。鑿音作。

替廢也。况同。引長也。○

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

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糲。其分審矣。而曷不自

替以避君子乎。而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况。引長而

不能自已也。慶源輔氏曰。愴况。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仍反。諸溥斯害

矣。職兄斯弘。不裁我躬。叶姑弘反。

賦也。或問此章疑是比體。如何。朱子曰。作比為是。頻。厓溥廣弘大也。○池水

之鍾也。泉水之發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

內之不出。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朱子曰。看詩不須著。

意去訓解。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

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况。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

不裁及我躬也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今也日蹙子六反。

國百里。於音鳥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叶巨反。

賦也。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辟。開。感促也。○文王之

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侯之

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之化。自北

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眾。及虞芮質成。

而其旁諸侯聞之。相帥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

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又嘆息哀痛而言。

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

耳。慶源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乖。而效驗大異。因歎今世雖亂。

而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華谷嚴氏曰。此章思召公而惜王之不用舊人也。曹氏曰。當是時。禍亂雖

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不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拳拳望治之

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禍

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

小旻也。

止齋陳氏曰。周南係於周公。召南係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

風之終係以邠。雅之終係以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乎二公也。○安成劉氏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見亂極思治之理。然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詩傳大全卷之十八

王為法也

慶源輔氏曰。不顯申伯。言申伯之甚顯也。親則為王之元舅。賢則為文武之士之法。則始

言番番。但見其武。故終則并文言之。○南豐曾氏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全德耳。○華谷嚴氏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

汝又反。

此萬邦聞

音問于四國。

叶于通反。

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揉治也。吉甫。尹吉甫。周之卿士。

孔氏曰。吉甫之先。嘗為尹官。因氏焉。

誦。工師所誦之詞也。

孔氏曰。詩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

碩。大風聲肆

遂也。

疊山謝氏曰。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慶源輔氏曰。柔惠。

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著于四方之侯國。此尹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

詩人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詩人卷之十一

崧高八章章八句

華谷嚴氏曰此詩多申復之辭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

伯之功召伯是營既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謝又曰因是謝人既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既曰謝于誠歸又曰既入于謝既曰登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踳踳鈎膺濯濯又曰路車乘馬每事申言之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難以一一穿鑿分別也○問崧高烝民二詩皆是遣大臣出為諸侯築城朱子曰此也曉不得封諸侯固是大事看黍苗詩當初召伯帶領許多車徒人馬去也自勞攘○新安胡氏曰崧高與黍苗相表裏黍苗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尹吉甫送申伯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彛音夷好呼報反是懿德天監有

周昭假音格于下叶後五反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賦也烝衆則法秉執彛常懿美監視昭明假至保佑也

卷之八

天子之於民

猶天之於地

猶地之於水

猶水之於魚

猶木之於葉

猶心之於身

猶天之於民

猶地之於水

猶水之於魚

猶木之於葉

猶心之於身

猶天之於民

猶地之於水

猶水之於魚

猶木之於葉

猶心之於身

猶天之於民

猶地之於水

猶水之於魚

猶木之於葉

猶心之於身

猶天之於民

猶地之於水

天生必有物有則民之乘是是德天有

賦也承衆則法秉其

